

陈祖美 主编

李清照作品赏析集

巴蜀书社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李清照作品赏析集

陈祖美 主编

巴蜀书社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题字：周浩然

封面设计：陈世五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李清照作品赏析集

陈祖美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125插页4 字数150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90册

ISBN7—80523—499—X/I·199 定价：5.94元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
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

主 编

缪 钊 程千帆 周振甫

副 主 编

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荣	王仲鏞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
刘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
陆 坚	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
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
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钊	裴 斐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缘起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他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
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
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
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由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
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
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出版，五年内
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
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
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编辑委员会

巴 蜀 书 社 编 辑 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

前 言

谁解其中味：此处借用《红楼梦》中这句名言作为小标题有两层意思，一是尚有人对于编纂出版“赏析集”本身不尽理解，甚至颇多物议；二是对于李清照及其作品每每有所误解，甚至曲解。鉴于此必须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李清照作品赏析集》（以下简称《李集》）是鉴赏学的具体实践，也是“鉴赏热”的产物，而鉴赏学可以说是一门带有世界性“语汇”的国学，从二、三十年代起，涉足于此的多半是中西学识兼具颇有造诣的学者。当然形成“鉴赏热”则是近十年以来的事。如果把这种“热”加以横向比较，它虽然不及通俗歌曲中的“东南”、“西北”风那样热得炙手、响得震耳，但就其热之持久来说却有过之无不及，也就是说它不像前者那样热得不正常。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历久不衰总有一定的原因，那种动辄对其无端攻讦的人，可能不知道鉴赏学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是以我国源远流长的诗词理论为砧木，以远缘的阐释学、比较文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为接穗嫁接而成的一种文学优生学的产儿。开创这门学问的学者曾不无感慨地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抱着忧世的苦心又能写出高水平“赏析之作”的人为数不多，但从事赏析文写作的人数却越来越大。这样庞大的作者群，又是在物价看涨、生活不易的条件下写作，难免不带有“稻粱谋”的成分。我不仅不敢说“读

HA892/10

书不为稻粱谋”的话，甚至越来越感到写作比老农种田还要苦，以身心为血本，而学术的社会价值却被一贬再贬，被高高地倒悬了起来。

即使这样，《李集》中的不少作者，在我看来颇像马拉松竞赛中的领跑者，自己的目标不是为了夺取桂冠，而是在为别人挡风引路。他（她）们或具有金针度人的品格、或具有教师的学殖、或具有作家的才具、或三者兼得，往往能在一篇短文中把赏奇析疑、温故知新等等多种效应统一起来。在当前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这当然是指该集中多数文章而言的。

联系《李集》的写作，我赞成一方面采取《读杜心解》的做法，以己之心印证作者之心；另一方面运用自己在新的时代所获取的新思想、新眼光去发现旧有作品的新精神，也就是化朽腐为神奇，以利于健康的文学潮流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盲目地追逐某种“热”。殷鉴就在眼前。“东南风”的刮起，可以说是以严肃音乐的萧条为代价，接着“西北风”一吹，严肃音乐几乎被席卷而去。继踵而来的武侠热和“人体”热的后果怕是也没有多少乐观可言。总之各种不同名目的“热”，如果健康正常的发展可以给社会带来生机，反之可能造成某种失调和灾难。古典文学作品鉴赏热的方兴未艾与某些粗滥作品的出现，为《李集》的写作既提供了机遇又敲起了警钟。作为编者我力图使《李集》中的赏析文，不是为赏析而赏析，而使它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揭示出这位身处忧患的女作家心灵和作品的独特性。集中的有些文章达到了这一要求，有的尚嫌不足。这种成功和不足将为日后赏析文的写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一样，李清照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具有典范和代表性的篇目，它们像是乐器中的钢琴，属于提高性的文学

品类，而鉴赏则是普及性的工作。对李作的鉴赏，仿佛是用钢琴演奏通俗词曲，既要又不失其典雅，又要为众多的人所接受，这里有个选析标准和怎样理解、如何阐释的问题。一篇容易为人接受的赏析文，首先要扫除原作文字上的拦路虎，借助析文作者语言学和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把疑难字词的准确含义解释明白，再借助自己的文学历史知识把其中的典故说清楚，有条件的最好联系原作者的身世和一定的时代背景来解析。不一定每篇短文都同时涉及上述几方面的问题，但作为赏析文的作者假如不具备上述条件和比上述条件更重要的理论素养，分析、联想力以及特有的灵感思维等等，就很难写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赏析文。一方面绝大部分赏析文的写作本身是一种踵事增华、适应社会需要的创造性文学活动，另一方面有人仿佛存心把它说成是没有什么学问和价值的低质劳动、只为捞钱云云。对此我的感受是：人云赏析浅，谁解其中难？至于如何端正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认识，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谈几点自己的不同看法。

一个非凡的女性：对于李清照一般的生平事迹此处不拟复叙，熟悉她和她的作品的人自不待言，如不很熟悉可参阅本书所附《简明年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她的籍贯。相传今山东济南大明湖畔旧有一屋楹曰：“藕神祠”，李清照尝被作为“藕花神”供奉其间。过去人们说她是济南历城人，或说她出生于历城西南柳絮泉上，或许是受了某些传说的影响。所以至今还有人以为现在济南市趵突泉公园内的李清照纪念堂所在地就是她的原籍出生地。现据道光本《章丘县志》及1980年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在今济南附近的章丘县发现的墓碑，李清照的原籍应是今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她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渡过了垂髫和豆蔻之年。

“明水”即山明水秀之谓。诚然，沧海桑田，九百多年前的明水，不要说人世社会，就是其地形地貌也不一定是今天的样子。据记载，当年的明水一带“茂林修竹，溪深水静”，县治章丘城“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①。其地诸泉喷涌汇聚成河，汨汨而过，名曰绣江，李清照的父亲自称绣江李格非，人谓其“俊警异甚”，是当地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其父亦有其女，格非、清照父女尝被视为可与东汉蔡邕、蔡琰父女相颉颃，都是历史上难得的人才。

古代风俗，女子十五岁用簪束发，叫“上头”。上头后可以着盛装出游。李清照十五岁那年尚在原籍，且有一次开心的溪亭之游。她饮酒荡舟，豪情满怀，兴尽而归。后来到了其父居官的汴京，回忆此次溪亭之游，写了一首《如梦令》。此词有的版本题作《酒兴》，曾被误认为是苏轼或吕洞宾所作。苏轼是大名鼎鼎的豪放派词人，吕洞宾是八仙之一，传说有斩蛟弄鹤的本领，易安的词竟被列到他们的名下，可见气格不凡。

清照十八岁嫁给年长三岁的赵明诚。相传，“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②婚后约一年左右，由于朝廷党派斗争的缘故，其父李格非蒙冤被列为元祐“奸”党，名刻石碑。后来党人子弟亦不得居京，清照只得作新婚之别离开汴京，回到其原籍。由于思念丈夫，于重阳佳节写了

①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八。

②元伊世珍《琅嬛记》。

一首《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政易安作也。”^① 此类记载虽然近于小说家言，不能完全相信，但谓易安“果有文章”、明诚“自愧弗逮”云云，并非虚誉。

不仅是词，诗、文、书法、绘画李清照亦各具擅长，对其创作才能有口皆碑。但更贵的是她那非凡的品格。她身为“贵家子弟”——礼部员外郎的女儿、尚书右仆射的儿媳，但她并没有耽于享乐、玩物丧志，而是为古代文化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下仅以她如何节衣缩食购置文物、舍生忘死保护文物为例，窥其品格之一斑。

当时一般“贵家子弟”吃穿享用都很阔绰，但李清照却：“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②，省下钱来购置书册绘画。古物都很昂贵，现钱不敷使用，就把衣物当掉，陆续添置了大批金石、书籍，且协助丈夫精心校勘、题跋，悉心收藏。

靖康之变不久，赵明诚赴金陵奔母丧，带走了十五车贵重文物。剩下的留在青州老家，整整装满了十馀间屋子。旋即，一场兵变，这些收藏完全化为灰烬。事过五、六年，李清照撰写《金石录后序》时，仍为之痛心疾首。在他们的收藏中有一《赵氏神妙帖》，此帖价值二百千，1128年3月，赵明诚为此帖作跋云：“去年秋西兵之度，余家所资，荡无遗馀。老妻独携此而逃。未

①元伊世珍《琅嬛记》。

②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此后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此序，或为人熟悉的清照其他作品。）

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岳珂跋亦赞曰：“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后来兵事更急，赵明诚嘱咐李清照对于宗器要“与身俱存亡”。明诚卒后，清照怀着对丈夫的惓惓深情，在辗转逃难中，为保护国宝历尽艰辛。1131年3月，清照复逃越州，卜居钟氏宅。她把一批珍贵文物置于卧榻下，夜间被人穴壁偷去五竹箱。清照“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馀遂不可出。”梁上君子钟复皓欺人太甚。到了明代，张居正还对其深恶痛绝，并愤愤然地为清照打抱不平。

为了保护文物古器，清照百般忍辱负重。其中，代价最大的莫过于与后夫张汝舟之间的那件公案。清照再嫁三个月即离异，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其要害当是张汝舟觊觎她手中的文物，而她宁可冒“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之嫌，也要同张汝舟离异，不愿将贵重文物落入这等下贱小人之手。这是何等的正义和勇气！公元1134年秋，金、齐合兵南犯，清照已年过半百，她在由杭州逃到金华避难时，又把一些残存文物带到金华，其中有一部《哲宗实录》在全国成了孤本，赵构令婺州缴进赵明诚家藏此书。这自然得从避居金华的李清照手中索取。这在当时恐怕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根据有关记载分析，在赵明诚生前，《金石录》似未竣稿，当是李清照在兵革流离中继续完成，并于绍兴年间上表于朝的。当朱熹在泉州见到这部书时，称其“论叙益条理，考证益精博”^①，今云“明诚，李易安之夫也。文笔最高，《金石录》煞做得好。”^②这里朱熹称赏的是赵明诚，他哪里知道这部珍贵的

①《朱文公文集》卷七五《家藏石刻序》。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书籍，在赵明诚撰述过程中，清照尝“笔削其间”^①，无处不渗透她的心血，最后得以保存，几乎可以说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如果说在科学上，二十世纪初的居里夫人对人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那么，十一、二世纪的李清照在文化上的业绩弥足珍贵，把她称为十二世纪我国文化畛域的居里夫人，并不过誉。

创作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应该说最初涵育了李清照的创作灵性、为她提供独特素材的是古老的华不注山麓的秀美风光。没有这种涵育，很难说她能写出像《如梦令·尝记溪亭》和《怨王孙·湖上风来》这般壮丽而饶有情趣的风物词；如果不是得益于苏门高足张耒、晁补之等文坛前辈的鼓励和熏染，年仅十七岁的李清照恐怕写不出文化根基那么深厚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如果没有优裕的家庭环境和婚后一度美满的夫妻生活，她的那些以好花、皎月自况的富贵优雅的咏物词的写作亦难以思议。看来咏梅的《渔家傲》和咏桂的《鹧鸪天》都是作者早年得天独厚生活形诸文字符号的自我陶醉。

但是好景不长。如上所述，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家门即遭不幸。她自然没有心思再去写那种优闲的词章而转写“何况人间父子情”这样的诗句呈献她的公公赵挺之以搭救其父。就在李格非深受党争之害的时候，赵挺之却一度升迁为尚书右仆射。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边是生父、一边是公公，不管他们私交如何，其政治利害如此严峻的对峙着，李清照作为一个出嫁仅仅一年的新妇，她将如何适从是好？更有甚者，在她婚后第三年，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这样，刚刚二十岁的李清照不得不与丈夫

^①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分离。这时的赵挺之身居高位，却没能护佑儿媳。从她那“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诗句中，可以想见她是体味着何种世态炎凉的况味，告别京师返回原籍的。

过去没有人为李清照的作品进行系统编年，关于个别作品写作背景的记载也是随心所欲的。《琅嬛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这实在是混淆视听。“负笈”是读书，那时赵明诚本来就“在太学作学生”，“太学”在汴京，他往何处去“远游”？如果这段时间清照也在汴京的话，《一剪梅》这类伤别的作品无从说起。较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回到原籍后为寄赠远在汴京的丈夫而作。词中有“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之句，《漱玉词》中涉及到的汴京名物，无“红藕”、“兰舟”之类，而这正是清照明水老家的特有景物。与此词大致写于同一背景的尚有《蝶恋花·暖雨晴风》和《醉花阴》等，均表现伉俪睽违之苦。

党争时松时紧，大约在李清照二十一岁时，在其“手种江梅渐好”之际，她又回到汴京。陆续写了《小重山·春到长门》、《玉楼春·红酥肯放》、《满庭芳·小阁藏春》、《浣溪沙·淡荡春光》等咏梅词。《漱玉词》中凡咏梅之什都不是写于明水，至少写的不是明水的实有景物。因为据历史地理物候资料记载，当时的山东一带已无梅树生长，只有在长安或京、洛一带的皇宫贵族的花园里尚有罕见的梅树种植^①。比如，上述《小重山》中的：“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这是说作者婚后梅开三度她都没在汴京，这回难得归来了，夫妻团聚，多么希

①详见拙文《关于易安礼记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

望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春天啊！然而，从“江梅些子破”到“红酥肯放”仅仅几天的时间，她又担心会发生新的变故，便急忙招呼“酒朋诗侣”们“要来小酌便来休”——快来饮酒啊！潜台词是作者担心朝不保夕，而下句“未必明朝风不起”则正是作者以其惶恐的心情对未来祸福的自谏。等到“江梅已过”，她敏锐地感到前景不妙。果然不出所料，这年七夕之前她又一次被迫与丈夫分离。七夕时她在《行香子》一词中借牛女的故事所抱怨的“关锁千重”，显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特别是结拍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其表层意义指的是七、八月乍雨乍晴的自然物候，而其深层含义，用今天的话说则是指政治风云的变化无常。

李清照二十三岁那年的春天，诏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清照复赴汴京。是时情势大不一样，父亲得以解脱，蔡京罢相后，公公旋复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时徽宗皇帝竟对赵挺之说过这样的悄悄话：蔡京的所作所为正如你所揭发的那样。的确，在此之前赵挺之曾屡陈蔡京奸恶，且请去位避之^①。皇帝如此垂青，可以想见此时赵家气焰之盛。而李清照却不满足于于此。她的《晓梦》诗大致写于此时，古人谓是诗“笔意亦欲仙”。其实诗中的“掩耳厌喧嘩”，可能是作者不喜欢高官家庭中熙熙攘攘那一套的托辞。全诗系借梦境追忆她初来汴京时所交往的诗友。其中为她说项的晁补之在党争中被免官，早已隐居，尚未被起用，自然不可能回到汴京；曾与其唱和的张耒此时仍辗转于湖北、安徽、江苏一带，过着贫病交加的赋闲生活。此诗中的另一句：“心知不可见”，从语义学上讲其语言意义是指不可能见到她梦中的安期生、萼绿华等仙人，其言语意义

①《宋史·赵挺之传》。

则是说自知难以见到晁补之、张耒这些可敬的诗界前辈。基于这一切，李清照虽然得以与丈夫团聚，作为一个有更高精神追求的非凡女子，这时她的心情并不好，诗中的“念念犹咨嗟”，无疑是为怀念意妙语佳的现实中的诗朋酒侣而长叹不已。

生存环境对创作的制约是一个复杂而普遍的问题。对李清照来说，不仅对其词有所制约，对其诗的制约更直接更具体，这里之所以偏重于词例，主要是因为《漱玉词》的编年一直是一笔糊涂帐，从而影响到对词旨的深入理解。从这一角度加以考索，看来不仅可以解决清照词编年中的一些棘手问题，还可以发现作品本身所潜藏的深意。单说生存环境对创作的制约作用，用清照诗的写作契机比用词来更能说明问题。她的诗几乎都是缘事而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深层意义不难洞悉，兹不赘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同样的生存环境，并不一定产生同一模式的作品。从生活到作品当中有各种关节，但肯綮只有一处，就是作家的内心感悟。不能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必然有什么样的作品，对于类似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心态才有什么样的作品。这个问题的另一侧面，留到下面分解。

创作心态透视：如果说唐代永贞革新的失败和牛李党争的加剧，从政治上毁掉了柳宗元和李商隐，那么正是这种失败和党争又从文学上造就了他们。当苏轼的爱妾朝云说他满肚皮不合时宜时，苏轼曾会心地大笑。的确，苏轼由于在政治见解和立身行事等诸多方面不合北宋末年的时宜，一生受尽了排斥和打击。但也恰恰是这种排斥和打击，使苏轼成为我国古代最富魅力的文学家。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如果不是酷爱金石之学、清照本人不是作为“奸”党子弟被株连的话，那么在这对小夫妻最初的一段生

活内容里，可能留下一些诸如举案齐眉和张敞画眉之类的典故，而在其身后就不一定能留下《金石录》和《漱玉集》。上述柳、李、苏的文学成就既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态，同样，李清照的那些或喜形于色、或悲从中来、或悲喜交并的作品，也大都是其相应心态的外化，例如：

《漱玉集》中比重最大的是咏梅词。假如把它们依次联章，简直可以构成一部堪与两宋之间的三、四代皇室的兴衰史相始终的作者心灵的诗史。你看，她正当豆蔻年华，从湖山佳境、藕花满塘的故乡来到京城。父亲不仅官居礼部员外郎还著有《洛阳名园记》，在自家赁居的庭院里遍植竹木异卉。清照到来之后，又为这个宛如人间仙境的住所锦上添花，手种了一株当地罕见的江梅。此时她处境优裕，好花美酒任其享受。大约结婚前后不久写的咏腊梅的《渔家傲》有句“香脸半开娇旖旎”、“造化可能偏有意”、“此花不与群花比”云云，不正是作者当时那种娇嗔任性、目空一切的心迹的自道吗？不久党争激烈，自己被迫离开亲情笃厚的丈夫、党争缓解又散而复聚，这时的咏梅之什《满庭芳》、《玉楼春》、《小重山》、《诉衷情》等，则分别描写渐开之梅和梦中之梅的“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更授残梅，更捻馀香，更得些时”，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作者那种顾影自怜、有口难言、对未来美好期待的种种复杂心绪的交织吗？及至靖康乱起、丈夫病亡，这时的咏梅之句“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则是国破家亡的悼语。联系易安遭际，寻绎其咏物词的寓托之意，即可梳理出大致写作年月。在上一个标题里，从生存环境的角度解决了部分作品的编年。这里从透视心态